

# 樂黛雲和比較文學

竊以為，  
比較文學這門  
學科在中國起  
伏跌宕，遭遇  
坎坷，前後經  
歷了開創、發  
展、沉寂、復甦、輝煌等五個階段。  
上個世紀的一、二十年代，率先  
從事比較文學探索的有王國維、魯  
迅和茅盾。他們筚路藍縷，披荆斬  
棘，無疑開創了這門學科的源頭。  
三、四十年代，吳宓、陳寅恪、聞  
一多、朱光潛、錢鍾書以及友邦人  
士Richards、Winter等人接踵而至，  
他們或為文，或編書，或開課，  
將這門學科的建設進行得繪聲繪色。  
孰料，五、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  
中期，由於諸多因素的干擾，這門  
學科一直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鮮  
有人問津。直到七十年代末，冰河  
解凍，東風送暖，比較文學方才從  
沉睡中甦醒，重新煥發出青春的活  
力，從此益發受到關注。如今，在  
衆多有識之士的精心呵護和細微  
培育下，這門學科已經成長為學術園  
地中一朵格外引人注目的奇葩。

毋庸置疑，樂黛雲便是有識之士中最為起眼的佼佼者或曰功臣。這位五十年代初畢業於北大的才女子，對比較文學復甦和閃亮所作的貢獻不勝枚舉。概而論之，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撰文著書，張揚理念；二是組織隊伍，擴大影響。

鄭延國

作用，即「促進並加速地區文學以多種途徑織入世界文學發展的脈絡，從而使兩方面都得到發展」，而比較文學在這一進程中，也將「達到新的水準」。不獨如此，其還選出了《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原理》兩部專著。新書甫出，洛陽紙貴，無論是皓首窮經的老人，還是嗷嗷待哺的少者，無不競相爭讀。前書「借助外國文學理論來重新解讀中國文學」，引導人們進入了一處新的學術景觀；後書着重探討「主題學、文類學和跨學科研究」，同樣引導人們進入一處迥異於往常知識的勝地。

以第二個貢獻而論，樂先生十分注重比較文學研究隊伍的建設。她認為：惟如此，方能令這門學科擴大影響，使其作用不斷發揚光大。一九八一年伊始，她發起並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團體即北京大學比較研究會，會長季羨林，顧問錢鍾書，秘書長則由她自己充任。生氣勃勃的研究會不僅出版了《研究會通訊》，而且還「編撰了王國維以來，有關比較文學的資料目錄」。壯志凌雲的樂先生命並不滿足於北大一隅的隊伍建設，四年以後，即一九八五年的金秋十月，在她的帶動下，全國三十五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比較文學學人雲集南國的深圳大學，正式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選舉季羨林為榮譽會長，楊周翰為會長，「從此，中國比較文學走上了向『顯學』發展的坦途」。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支精湛的隊伍，第一部一百八十万字的《世界詩學大辭典》才得以登台亮相。如此煌煌巨製歷然由中國人最先推出，足可令西方友人瞠目結舌嘆為觀止了。

一九三一年出生的樂黛雲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嫗了。當她和自己的夫君，即哲學家湯一介在西方彩霞的輝映中，侃侃談論中國比較文學的往事時，當有幾多感慨，幾多興嘆啊！昔日的二三比較文學學人，而今已發展成浩浩蕩蕩的學術洪流；當年幾乎無人問津的冷門，眼下已變化為人們趨之若鶩的熱學。

不過，最使樂先生難以忘懷的也許是她的導師王璠的這番評價：「每個人如果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衆衆羣羣的治學道路顯然有與她個人的知識面寬廣和具有開拓精神等素質有關，但它卻能給人以普遍性的啓發，特別是在當前各種新學科、新方法紛至沓來的時候」。

# 旗袍的轉折

滑，香甜可口，頗受歡迎。有些大廚用山藥烹製的此菜，便叫「太極薯泥」。因為山藥又叫薯蕷，人們便簡稱爲「薯」。這也象大名鼎鼎的淮揚名菜蟹粉獅子頭，寺院的餐館則改良爲素的一樣。用山藥做的太極薯泥，製作方法與太極芋泥大體相似，也是用的蒸製方法。先把山藥去皮，蒸製後，碾成泥狀，然後拌入豬油（或是沙拉油）與白糖，做成陰陽魚的一半，另一半拌入豬油（或是沙拉油）。原則是色彩相異，口味般配。再度蒸製後，淋入醬汁便可。太極薯泥跟太極芋泥相比，毫不遜色。論口味，也是細膩糯滑，香甜可口，別有風味。此菜因爲調和了大量的豬油，品評之際，千萬別燙着。

說到山藥，還要提及大名鼎鼎，國人皆知的中成藥——六味地黃丸，它具有極好的滋陰補腎作用。其配方之中，有一味不可或缺的藥材，就是山藥。可見山藥的滋補作用，不容小

勢也很明顯，首先是與「小媳婦」存在代溝。雙方可能會沒有共同語言，缺乏一致的愛好興趣，「小媳婦」喜歡夜店裡的狂歡，「大丈夫」想在家裡靜靜看書，「小媳婦」欣賞韓劇裡的長腿男神，「大丈夫」鍾情京劇裡的梅派花旦。再就是體能問題。年齡不饒人，五十年後，人的精氣神就會天天走下坡路，「小媳婦」還在如狼似虎之年，「大丈夫」已垂垂老矣，將近油枯燈滅，這兩人都能處得愉快嗎？

「大丈夫」還有一個毛頭小夥無法相比的長處，他們善解人意，會關心人，照顧人，會哄「小媳婦」高興，能容忍「小媳婦」的胡攪蠻纏，不會和「小媳婦」針尖對麥芒，善於化解危機，求同存異，所以，這樣的老夫少妻婚姻反倒會更穩定。到目前為止，除了已故之人，也就是梅鐸與鄧文迪中途生變，其他還都相濡以沫，一路走來。

據內地男女婚姻觀報告說：十八至二十五歲女性百分之七十五是大叔控。這些大叔控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愛上大叔，甚至嫁給大叔，成為幸福的「小媳婦」。所以，「大丈夫」與「小媳婦」類型的婚配模式還會不斷增多，或學生找教授，明星找大款，或官員娶下屬，粉絲嫁作家，近水樓台，公私兼顧，倒也各取所好，各得其所。

the following:

文化  
經緯

流走，但回顧以往又不能不承認，中山裝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有着難以抹掉的回憶。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被任命為中國駐韓國首任大使，一切準備就緒，準備起程。但沒想到，遞交國書穿什麼衣服，卻成了問題。韓國外交部告訴我們，遞交國書要穿燕尾服，如果沒有，他們可以幫助借。當時中國改革開放雖已十幾年，但還沒有時興穿燕尾服，而且我也沒有。遞交國書雖然重要，但為此專門做一套燕尾服也不值得，而且時間來不及。去借一套來穿，又覺得與遞交國書這樣莊重的活動不相適宜。後來又向韓國外交部了解，他們說如果沒有燕尾服，穿民族服裝也可以。於是我們決定，穿中山裝遞交國書。

行前兩天，我找出已多年不穿的深色中山裝，熨平第三次，放入行囊。這身中山裝是我一九八五年準備第二次去中國駐朝鮮使館任政務參贊時在紅都服裝店訂做的，版行優良，做工精細。改革開放之前，我和中國其他外交官一樣，外事活動基本穿中山裝，很少穿西服。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領導人出訪外國開始穿起西裝，外交官的服裝也就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到中國駐西方國家使館任職或去那裡訪問，穿西裝的越來越多。不過中山裝沒有被扔掉，國慶招待會等重要活動，作為國服，中國外交官仍然穿中山裝參加。所以，我去中國駐朝鮮使館任職，在紅都服裝店訂做了兩身西裝，也沒有忘記訂做了一身合體的中山裝。

說起中山裝，很自然地回憶起往事。中山裝雖誕生很久，但真正在大陸時興起來，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主席、周總理穿的中山裝，是人們最羨慕的。

# 大丈夫」與「小媳婦」

陳魯民



黨高官楊森，他最後一個妻子張靈鳳十七歲，而當時已九十九歲高齡，兩人足足差了七十三歲。

這樣的婚配，一般都是男人的二婚、三婚，女初婚。自古婦女愛少年，人家嫌得了一枝花的姑，還怕喜歡你？千萬不要以為是自己的什麼「魅力」在吸引外人，其實是更重要的。

「在吸內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六十多歲的明末大學者錢謙益，娶了二十出頭的名妓柳如是。新婚之夜，錢謙益說：『我喜歡你鳥黑肌頭髮，我喜歡你雪白頭髮，鳥黑肌頭髮，雪白肌膚。』柳如是對答：『我喜歡你雪白頭髮，鳥黑肌頭髮，雪白肌膚。』」

顯然，錢是發自內心，柳則是出於敷衍，她看重的恐怕還是錢謙益的名望與財產。

「大丈夫」的優勢，大概不外乎這幾點：事業功，廣有家產，身居高位，名聲在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年齡和體力的劣勢。特別是如果遇到「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務實女性，就會一拍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去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工作，就做了兩身中山裝，那是我穿料子中山裝的開始。一九七〇年我榮幸地為周總理做翻譯，穿中山裝的一張照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一九七二年，姬鵬飛外長訪問朝鮮，我們隨行人員一起到紅都服裝店訂做了中山裝。那時不管是臨時出國，還是到駐外使館任職，都有一筆製裝費發給本人，用於行前製辦服裝所需。姬鵬飛外長訪問朝鮮，雖然時間緊迫，離出發只有一個星期，但服裝店的設計師還是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滿足了我們的製裝要求。設計師很認真，量體裁衣，兩天後還讓我們去試樣。那次大家都很高興，做了一身合體的中山裝，訪問期間穿着它參加了各項活動，還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見。

那之後我選到紅都服裝店做過中山裝。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應邀去朝鮮訪問，參加朝鮮建國十周年慶典，我有幸隨行為他作翻譯。那是一次重要的國事活動，因為朝鮮是我們的友好鄰邦，兩國之間有着傳統的良好關係，特別是金日成主席多次訪問中國，會見毛主席、周總理，就雙邊關係發展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鄧小平與金日成也曾多次會晤，毛澤東主席、周總理辭世後，鄧小平是第一次訪朝，更有重要意義。當時「文革」已經結束，中國走向何方，為外界矚目，鄧小平平壤之行也就引起世界的特別關注。

出發前，我們隨行人員照樣到紅都服裝店訂做中山裝。記憶中，鄧小平除年輕時在法國穿過西裝外，建國後一直穿中山裝，「文革」後期復出，在各種場合也都穿中山裝，他身材不高，但具壓場的氣質，只要他一出現，就成為全場的中心。那次訪問，鄧小平穿中山裝，主要陪同人員穿中山裝，我們隨行人員當

最近熱播的內地電視劇《大丈夫》裡，年近五旬的歐陽劍敘授，愛上了三十歲的美女學生顧曉晴，遭到顧父極力反對，以致衝突不斷，節外生枝，最終好事多磨，歐陽劍與顧曉晴有情人終成眷屬。該劇開場，因接地氣，來自生活，情節曲折，加上演員演技不凡，頗受好評。

這裡的「大丈夫」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類型，「小媳婦」也不是受婆婆氣的舊角色，而是指年齡相差較多的老公、老婆。現實生活中，老夫少妻不算稀罕，但反映在電視劇裡卻不多公，因為這是一個有些尷尬的年齡搭配，違背了一般的婚配規律，而且，這樣的夫妻之間，一般都關係比較複雜，利益考量多於感情交融，所以，很難拍出優美動人的劇情。編劇導演都不敢碰這樣的題材。當然，老夫少妻仗義情深的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論。

相差多少歲才算老夫少妻？這倒沒一定之規，約定俗成的看法是至少要有二十歲的差距。《大丈夫》裡，歐陽劍與顧曉晴就差了三十八歲。在那些名夫人妻裡，陳凱歌與陳紅相差十六歲，魯迅與許廣平相差十八歲，勉強可以入選。宋慶齡與孫中山相差二十七歲，伏明霞與梁錦松相差二十七歲，金庸與林樂怡相差二十一歲，陳納德與陳香梅相差三十五歲，梅鐸與鄧文迪相差三十八歲，李敖與王小凡相差四十歲，楊振寧與錢瓊相差五十四歲，都是典型的

然也穿中山裝。中山裝成了我們的團服，也可說是參加朝鮮慶典的「國服」。

朝鮮對鄧小平率黨政代表團訪問並出席慶典活動十分重視，那次雖還有幾位國家元首和其他不少外賓應邀參加慶典，但國慶宴會、國慶觀禮、國慶報告日等場合，朝鮮方面均把鄧小平排在第一位，緊靠金日成身邊。朝鮮還安排在第二大城市咸興，舉行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歡迎鄧小平訪問朝鮮。訪問期間，金日成國務繁忙，要會見的外賓很多，但他還是抽出一整天時間，分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與鄧小平舉行會談，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這些重要活動，鄧小平都穿着合體的中山裝出席，我們也穿着中山裝隨同參加，至今已過去三十六年，但當時的情景仍難以忘懷。

我到漢城赴任，帶着一身深色中山裝，準備參加遞交國書儀式，但使館主要外交官陪同參加，他們先於我到達漢城，沒有帶中山裝；又成了一個問題。同一場活動，也不能我穿中山裝，他們穿西裝。於是我到達漢城後，馬上要他們通過各種途徑，請家裡人找出他們的中山裝，託人帶到漢城來。好在北京離漢城較近，還算方便，如果是非洲或拉美，恐怕就來不及了。九月十五日，我抵達漢城的第四天，根據韓國方面的安排，我向盧泰愚總統遞交國書。當日天氣晴朗，我很早起來，穿上中山裝，作好準備。十時許，我乘坐韓國方面派的禮賓車，直奔總統府青瓦台，韓國外交部長等已在那裡等候。當天遞交國書的還有日本、印度等國新任駐韓國大使，他們抵達漢城後已等待了一段時間。按到達漢城的先後順序，我於十一時緩步走進一個大廳，向盧泰愚總統遞交了我國書。雖然只是幾分鐘的事情，但對外外交官來說，則是一次非常重要而莊重的活動。儀式結束後，盧泰愚總統還會見了陪同我參加遞交國書儀式的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的主要外交官，並同我們一起合影留念。遞交國書書身着中山裝的照片，我一直保留著，那身中山裝我也珍藏至今。

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最後階段出任中國駐韓國首任大使，肩負重要使命，也是我終生最大的榮譽。我在紅都服裝店還選過多套西裝，但中山裝伴隨着我走過外交官重要歷程，直到遞交國書的時刻。可以說，我與中山裝結下了不解之緣。

浪漫與現實

誰不想開悟？誰不知道樂觀主義者活得瀟灑快樂、因而「日日是好日」呢？然而，這世上究竟是樂觀主義者多一些，還是悲觀主義者多一些呢？我不得而知。我能確信的

姜珣敏

折騰得幾乎一夜無眠。想撲牠遍尋無影，燈一關牠即刻竄於黑暗。此時讓我想像習習涼風（空調就開得恰倒）非但無妨事，適足增加心頭的無名怒火。最終我不得放棄了熾熱的壞蛋的念頭，（其實也怨之絕望了），總算勉強入夢。

說到蚊子，不禁又想到禪師。到底是開悟悲憫之士，據許多和尚對蚊子是採取共處政策。頂多驅趕出帳，甚至以身向之。這顯然與他們的信仰有關。問題是他們睡不安嗎？我想或許是的。另一種情狀似可佐證這個看法：比如常見露宿街頭的民工呼呼酣睡——雖然時不時會於夢中抓撓耳，畢竟他們是睡着了。當然，這是一種無奈。白日勞頓和條件的限制讓他們被動地取了一種順其自然的原則。只要你咬不死我，權以我血換睡眠吧！

而人生裡豈止只有蚊咬這種小小的煩惱呢？張愛玲就有一生是一襲華服的旗袍，只是上面長滿了虱子。虱子可咬蚊子，蚊子僅僅在夏日裡擾人，虱子可不管你春天是不是有百花，秋天是不是有月亮的，牠的哲學只有一個詞：那是吸血。何況，人生裡不止有吸血的虱子？較之煩人百的「虱子」都多了些。此時你就是把春有百花秋有月當念，恐怕也未必樂觀或瀟灑得起來！

當然，樂觀主義本身是沒錯的。但有時，恐怕還得再來「現實主義」為宜。譬如對付蚊子，能撲你就撲，而且力餘惡務盡。撲不到你就承受吧，或者多噴點藥水，多點個蚊香器什麼的，儘管我們也不得因此與吸點毒蟲，其效終究要比光念叨幾句百花或秋月來得實用得多。

其實，無論是春有百花還是倒春寒，秋有明月還是葉凋都是自然和人生不以人意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之聰明智的態度應是順乎其規律，順乎自己的才智、機遇和時況；不以晴喜，不以陰憂。今天下雨就過雨天，明天天晴就過日。該做什麼做什麼，能做什麼做什麼，可做多做好事。逆境無須多悲觀，順境不要太陶醉——能如此，未始就不是一種浪漫，一份充滿禪意的福分了。

以處理新界事務為主，它的標誌是禾稻和新界的地圖。

上個世紀中期，香港的繁榮經濟起飛，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新界人貢獻土地資源，人力資源，但今天香港社會總是看不到、體會不到新界原居民的辛酸與無奈，只看到原居民的野蠻和唯利是圖，真是這樣嗎？我迫切的感受到需要市民理解與包容，需要政府尊重和貫徹始終《基本法》第四十條，我作為新界人，意識到這層現實意義重於母親大半生的漂流故事。

山藥的品種很多，現如今市面上常見的山藥有兩種，人們簡略概括地稱為洋山藥與本土山藥。洋山藥的外表較為光滑，看似光滑水靈，實則水分含量較大，質地較脆。本土山藥的外觀沒有那麼平順，根鬚也較多，像是閱盡人世滄桑的耆老一樣。同樣是山藥，烹製後的口感差異很大，洋山藥水噉噉的，嚼在嘴裡咄咄咄的；本土山藥質地細膩，又粉又麵，口舌有把玩的樂趣，有回味的意趣。通常本土山藥的價格要比洋山藥貴點，其實兩者的營養價值大體相仿，就像洋雞與土雞，白鯷與花鯷一樣，僅是口感的差異。顧客可根據喜好，各取所需。通常飯店做菜都用本土山藥，不能因為價格而影響口感，因口感而黃了生意。再說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反正是食客埋單。

用山藥做成的菜餚很多，我喜歡燉排骨、燒雞湯、燉雞蹄時放點山藥。此時山藥要切成滾刀塊，與主料配伍。山藥的好處是不糊鍋，不渾湯，它屬於安分守己，遵守紀律的「本分人」。山藥做菜，均要刨皮。皮一刨，嗨，你再瞧，雪白粉嫩，用傳統相聲《賣布頭》的語言來形容：

山藥

徐永清

……它怎麼那麼嫩呀，它不讓南豆腐氣死小姑娘？」此話雖是藝術誇張，也差不離。山藥也可做成全素的湯菜，把山藥切成片，跟木耳、冬筍同燒，或是再放點青菜，同樣好吃。

我的妻子會做山藥魚，此菜有魚味而不用魚，正如川菜的魚香肉絲，魚香茄子，寺院餐館用豆腐皮烹製的素魚一樣。做山藥魚一定要選用山山藥，否則不易成型，不易入味，令人興趣全無。烹製山藥魚一定要帶皮，製作之際，先將山藥洗淨，切成一指長的小段，清水煮熟，八成熟便可。取出涼後，用刀輕輕拍扁，但千萬不能拍碎，否則形象不美。山藥拍扁後要上油鍋煎製，此時先在鍋中放入生薑丁，待煎出香味，放入山藥，俟兩面黃，加入醬油、香醋、白糖，也可淋入少許白酒，加



飲 食  
男 女

食男女

嫩呀！它不讓南豆腐，氣死小姑。藝術誇張，也差不離。山藥也可切條片，跟木耳、冬筍、點青菜，同樣好吃。

做山藥魚，此菜有魚味而不用魚。山藥，做山藥魚一定都要選用山魚一樣，否則不易成型，不易入味，令人興趣全無。烹製山藥魚一定要帶皮，製作之際，先將山藥洗淨，切成一指長的小段，清水煮熟，八成熟便可。取出涼後，用刀輕輕拍扁，但千萬不能拍碎，否則形象不美。營養良好，美食要的就是個美字。

下油鍋煎製，此時要在鍋中放入白胡椒，放入山藥，俟兩面金黃，白糖，也可淋入少許白酒，加

